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3

T5949/2942

所知識而成童之初即好讀史帖括餘略肆意討尋
嗣後更家國之禍抱終天之痛苟活是懼求死弗能
於是杜門隱居專精史學讀歷代史則參攷之史通
通志讀通鑑則合觀之本末綱目廻環貫穿積有年
歲或得或失頗悉於懷以爲有本末而事之原委見
然政刑之沿革或未晰也有綱目而史之褒貶著然
善惡之品目或未彰也通鑑以年分楊誠齋以爲逢
其始而莫繹其終而本末以事竟吾又恐其得於此
而失之於彼也夫兵農禮樂國之大事也然覽前代
之所以益或遺後世之所以損刑賞黜陟國之大柄
也然睹盛朝之所以得或忘亂國之所以失是則於

治道之鏡鑑未備而學者之稽覽猶艱也枋因參訂
三書獨立義例比事相引較悉毫釐人以事分事因
類聚凡分爲若干事聚爲若干部其書之要領可得
而言也文正著書始於三家爲侯以爲周亾之漸蓋
以名器假人而爵賞無章也此特筆也枋故因之爲
慶賞部凡析圭儋爵以及恩澤賜賚皆在焉人君代
天理物實惟庶官而居重馭輕內外分職爲作職官
部三代用人皆繇里選漢室取士尚舉孝廉其後代
不一制進匪一塗或繇科舉或取門第總之盛世則
得士衰晚則失人其大較也爲作選舉部王者以民
爲天民以食爲天管子曰衣食足而知禮節故積貯
者天下之大命也爲作食貨部非禮無以節上下非
樂無以和神人庠序學校重道崇儒盛王之懿軌也
爲作禮部樂部風教部益人神智者書籍也故知古
知今而王道易易爲作經籍部君有不德則日星失
行明王在御則地不愛寶爲作災異部符瑞部兵者
凶器而安不忘危守在四夷而大刑陳野爲作兵制
部征伐部堯舜之聖不戮一人而治天下未之有也
而世輕世重民命係焉爲作刑法部懲戒部封山濬
川以奠皇極故有土者王者之寶也爲作封域部城
郭宮室上規星辰下卜地利所以禦寇暴壯神極也
彼昏不知瓊臺漆城何居焉爲作營建部人君取天

下之道不一正閏紛然逆順各異爲作建國部君國之修短生歿儲后之廢立安危雖曰人事有天命焉爲作國是部文景節儉俗登仁壽孝武多欲盜賊滿山治忽興亾係之君德捷於影響有若樞機故興朝之辟每多神明而亾國之君罔非昏亂爲作君德部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者屋之棟梁國之干城也爲作相業部將畧部有君無臣莫繇致治而邪正異態忠佞殊塗君子進則國安小人用則國亂爲作臣節部三代之興皆本后德及其亾也率繇女戎有明德長孫之賢所以成漢唐之盛有南風獨孤之惡所以速晉隋之亾易著家人詩首關睢有繇

然矣爲作后妃部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儲貳天下之本也爲作儲貳部磐石之宗建國所重大封同姓所以泰山而四維之也而漢之七國晉之八王實爲厲階共稱戎首吁時事異矣爲作宗藩部新莽以外戚篡漢隋文以后父代周薄氏謹良聿興代邸梁冀肆逆實覆東京爲作外戚部秦之所以亾任趙高也漢之所以亾寵節甫也唐用李輔國仇士良則亂宋用童貫高俅則亂自古禍人家國者莫闔寺若矣爲作宦官部天下之人賢愚不齊可以垂青史者鮮矣而淑女亮節亦足昭彤管焉爲作人事部列女部陰陽推步之學醫藥卜筮之書聖人所不廢也爲作方術

部始皇東巡不返志慕神仙漢武望思之悲徒惑迂
怪梁高祖佞釋氏而身殞臺城宋徽宗崇道術而國
淪左衽以至王凝之之世奉天師而會稽遂破陸法
和之素稱神異而臨江以亾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
也已爲作異端部職方之記備書域外禹跡所及亦
載要荒爲作夷狄部竊國竊鉤盜城盜壁小大殊異
而盜竊則同也如赤眉之據長安黃巢之登帝座欲
不謂之盜得乎爲作盜賊部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
子懼作史者春秋之法也故漢書終王莽傳梁書終
侯景傳唐書因之立叛臣逆臣二傳以終卷所以惡
下流昭鑒戒也爲作亂賊部凡諸部分悉參精義雖

事本諸鑑而例因乎史自慶賞以及營建十六部則
百王不易之規周官六卿之職猶諸史之書志也建
國國是二部紀一國之廢興觀歷代之修短猶諸史
之本紀也君德以及亂賊十六部則就一人一事爲
類猶諸史之列傳也嗟乎記事之學以類相從引而
伸之各極其量亦已詳矣而嚴華夷辨正閏別名分
正綱常則尤兢兢于春秋之遺意也故義例或愧于
謹嚴而是非無詭于至正其書法美刺皆本綱目而
竊取之義時出獨裁鄭樵所云此出臣胸臆不關漢
唐諸儒議論枋雖不敏而於是書亦不無一得之見
焉昔宋孝宗讀紀事本末而嘉歎頒賜東宮及江上

諸帥曰治道備是矣綱目書行尹起莘諸儒謂爲先
聖繼絕學爲後世開太平以枋微末詎敢妄擬先賢
希蹤軼軌而原其作書之意則實欲隨建安紫陽之
後爲文正之書之鼎足云

建元同文錄序

年號始於漢武一變于後魏拓跋燾及梁武而大定
于我太祖高皇帝要其爲百王不易之法一也自建
元以至洪武凡一千五百八年其間正閏紛然真偽
雜沓層見複出不可更僕然又非可同日而語也有
事貴嘉名如建武中興有時因符瑞如黃龍甘露有
新君而遵舊號有革代而仍故國如乾化天福此無

所嫌其同者也甚非謂者天王而襲列國之名正統
而汗亂臣之號不亦爲大典之辱乎昔人有得古器
者其銘爲黃初元年二月傳玩以爲希世珍而未坐
少年辨之以爲曹丕於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十一
月受禪即爲黃初元年則黃初元年無二月明矣一
座皆驚知爲贗器嗟乎學者而悉若是也又何有宰
相須用讀書人之歎哉余于己丑庚寅之際搜閱歷
代正史有感于國朝之永樂天順天啓因于編輯之
暇錄年號之同者集爲一書以僂稽覽宋徽宗改元
建中靖國王覲云建中雖取皇極然重襲唐德宗紀
號孝宗即位議改元重熙汪應辰謂契丹嘗以紀年

遂改隆興古人之於年號相同者曷常不凜凜焉慎
之哉則余是書其亦古人之所取乎唐封演有古今
年號錄一卷杜光庭有古今類聚年號圖一卷宋楊
修有歷代紀元賦一卷或立說有殊當無非此詳慎
之意也惜乎其書俱不傳余不得從而參考焉若光
庭之書殆先得我心者乎紀元亦稱建元因名爲建
元同文錄

讀史稗語序

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旨哉言乎然是未
可以掇皮言也彼羣屐少年綺紈公子藉門胄之高
華處膏腴之豐飫幾視夫坎壈若異世曾不知困衡

爲何物而亦有詞溢縹囊翰飛緗素者此之著書非
史遷之所謂著書也必上可窮天人消息之數次可
壯君國黼黻之猷內以盡性命之微外以極文章之
盛退足自潤其身進足見之行事華實兼茂舒卷隨
時斯無愧也詎所論於烟墨驅染月露風雲者哉余
也不天丁罹荼毒乙酉家難集蓼銜冤血淚已枯松
草變色既淡復莪之痛又抱微管之悲年甫弱齡嬰
此鉅酷此窮于命也舉目山河頓殊風景通天有表
宗爾不靈彼黍之詩不忍再讀庾信切南枝之戀子
卿無歸漢之期身忽忽若遠行日悠悠而長夜此窮
于時也申屠蟠隱居梁碭因樹爲巢臺孝威採藥武

安鑿穴而處而余避地丘隴之中側身環堵之內環廬竹木既所未希飲谷棲山徒成虛語實非何胤之學舍有類子厚之愚溪此窮於地也嵇康治鍛多病未能麟士織簾性所不習而家貧無漆工之業道頭少樵箸之資室人徧譏穉子恒饑任西華冬月練裘劉伯龍爲鬼所笑此窮于饑寒也敢曰長卿慢世寧學邢昕忤人而性與時違不工脂韋嚙喉觸諱動輒見尤知己既少一人故舊多成異類冰炭不入嚙啖是聞此窮于賦性也有此五窮分應灰滅而讀禮之後一息猶繫不敢自暇有事遺書輒搜歷代正史伏而讀之上自五帝下迄宋元迴環貫穿不移寒暑竊不自量乃于其中勒成一書而編輯餘閒復爲稗語一集或摘古人之行事竊志微辭或探義類之玄蹟比事相引雖原本正史而流似稗官固讀史餘事乎或亦稽古之家所不廢也雖然余之窮愁亘古不二而限於鴛下不能奮發以自附于立言不朽之林求有當於窮愁著書之旨而徒規規然取昔賢之陳策甲乙章句宰割行墨也終恐隨時而謝耳悲夫

讀史雜鈔序

書傳于創不傳于襲也國朝三百年來文章之家不下數十百家莫不人持一幟不肖相降至雜說家者流則自升菴別集弇州說部衣被天下其後雖握珠

抱玉哀然名家者無不于沈約集中作賊矣故其書雖高懸國門而甫一開卷輒隨手棄去以覆醬瓿耳夫腐草爲螢非不希微熠燿而秋草未萎螢光先歇理固然也余自酉戌以後潛心讀史偶有所得任意書之如是積年遂夥紙筆于是分爲二種一曰雜鈔一曰稗語稗語以紀異事雜鈔以紀奇字也夫以靡猥之資探奧蹟之府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而欲以語于傳世多見其不知量矣而偷竊江東自知免焉烈皇時先文靖申救黃石齋先生疏云臣一言一事矢不因人枋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管見序

管見者徐子之所作也徐子讀管子而有所見則筆之筆之而成書因名爲管見也凡爲書十一篇一百四十則一萬七千四十言微管第一衡量第二權書第三解解第四正言第五糾句第六哲義第七白玄第八訟尹第九辨疑第十惜逝第十一

鄭業師雲遊詩序

昔箕子過殷墟而作麥秀之歌周人經故都而有黍離之什非以爲詩也三閭大夫被放江潭睠懷君國乃作離騷九歌非以爲詞賦也不過直寫其情之所痛而已而尼山刪詩參之典謨龍門辯騷擬之風雅豈非以情之極致斯爲辭之不朽哉語曰文生乎情

詩固以情傳也余師鄭先生自遘世變杜門隱居將遁世以終焉顧事會迫人危機平螫遂強顏北首一入春明當其登金臺渡易水顧瞻帝里恍如隔世城郭猶是人民已非此之為悲悲可知矣所以花鳥助其傷心山河啣其慘怛而弋暮冥鴻轉喉觸諱抒寫懷抱維時所難欲如謝臯羽之懷舊悲歌舉聲慟哭其可得哉故幽愁憂思付之蠹繭歸而綴輯乃得成書以示其弟子徐生徐生曰嗟乎此非詞人之詩也乃孤臣羈士瘋思泣血叩心而出者也亾國之音悲哀為主其視履中原而成於役之書懷京都而作夢華之錄者創巨痛深不更什伯乎此直與麥秀黍離

離騷九歌竝垂不朽爾苟不知者引商刻羽沾沾焉求之詞賦之林斯過矣嗚呼詩固以情傳哉

周玉鳧儀部讀史詩序

尼山采列國之風而曰刪詩何也豈非以塗歌巷謳言滿天地而無當有無則概削去之惟存貞臣逸士憂時念亂流連諷刺之辭為足觀興亾備鑒誠哉故自風騷以降代多作者而千古定論獨推少陵至尊其詞章號為詩史良以一篇一詠不忘君國為千古詞人所無也詩道寢衰人心日下而欲其睠故國而行吟託至性于篇什豈可得乎吾故讀周遜翁儀部讀史諸詩而浚有感也其意切其辭哀怨誹本於和

平諷刺存其哀痛援古證今悲傷時事于斯極矣余
每一開卷輒爲掩泣不啻聞桓伊之唱默爾傷心聽
雍門之琴自然流涕也雖然難言之矣性本忠孝而
文辭不副其悃誠才擅風騷而賦託不關於治亂雖
有紀述斯無足觀所以千古之貞臣多矣嫉俗憂讒
未聞人有離騷之賦千古之詞人亦多矣感時叙事
未聞人有北征之篇必至性才華二者兼至庶斐然
述作可語于不朽之林矣然則詩之爲道不綦難哉
而儀部乃兼擅之故可與少陵頡頏也吾於此而愈
有痛矣少陵邁天寶之亂京維風塵竄身荒谷然而
兩京旋復再覩休明而其爲詩已不啻長沙之痛哭
以今所處回視少陵又何如乎宜乎儀部諸詩迴環
嘆嗟痛絕心臆也昔庾信國破流離辭賦以悲哀爲
主人心不遠情文略同苟生此之時邁此一變而徒
工月露侈言麗則則蟲鳥好音雖多亦奚以爲縱言
語妙天下亦直刪之而已矣

靈巖樹泉集序

事之從歡喜讚歎中出者其事不立道之從安樂愉
快中得者其道不明故子輿氏曰然後知生於憂患
而死於安樂也生者道在之謂也非偷視息全軀命
之謂也苟道從吾而明前吾之聖相得益章後吾之
聖示之周行則九死猶生也千百世猶生也不綦難

哉而欲安常處順飽食煖衣以希之吾知其沒世而無遇也大易春秋聖人垂世立教之書皆自憂患得之固也即三閭之騷義兼風雅龍門之史羽翼經傳彼其所爲率出於幽愁佗條癩思泣血憔悴澤畔薇纒請室之時故至今與日月爭光天壤齊壽也夫歡喜贊歎其失則誣安樂愉快其失則偷雖繁文卮言徧滿天下亦等之電光石火已耳即不然而長存兩間亦天地之贅癩聖賢之蝨賊也而謂其于道有萬分之一哉顧不獨聖人之道爲然也縱論百家該舉二氏凡吐辭成經出聲爲律者靡不繇斯矣故瞿曇設教首言八難三塗調御道成猶歷四魔六外彼正法且然况像教之季乎靈巖儲和尚即印宗之所稱肉身菩薩寶誌之所稱傳佛心印者也海內緇素翕然宗之而平卯壬辰之交誤罹世網幾蹈不測賢士大夫無論知與不知皆殫竭心力欲脫師此厄如手足之捍頭目而師怡然受之身入湯火無所辭避今其言具在可覆而按也其佛法非不學者所窺而讀其書問詩偈已見其衛道之嚴任道之重之一班矣其與諸方往還言及續慧命寄道統則義形于色勤懇懇語皆沉痛若恐當吾世而墜于地者至于吉凶禍福則曰此定業也曰委然順受也非所謂不以其道得之不去者乎曰使真宗不墜雖此身碎爲微

塵猶爲幸甚非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乎曰果自反無愧即有意外風波自然久而論定非所謂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者乎曰道人家得力全在不如意處曰鑊湯鑪炭褰裳就之非所謂無入不自得而見危致命者乎嗟乎何其深有合于聖人之道也今之自號讀書明理被法孔孟者吾恐視師而多愧矣若普濟羣品接引來學有叩則鳴循循善誘設寶筏慈航于問答之中寓金針玉綫于意言之表遂使宗風愈振大道益弘問法請益者躡屩擔簠驚景從惟恐不及得其片言半偈靡不尊而寶之謂竺墳五千餘卷佛說四十九年盡在是矣豈若楊雄擬易而後世不比之爻象之文束皙補詩而學者不躋之雅頌之列者乎嗟乎師何以臻此哉夫日月光華炤臨無際而一經風雨薄蝕若愈增其晶瑩皎潔者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大慧弘法嬰難竄謫梅陽嶺海瘴癘非人所居而緇衲奔湊法席愈盛識者謂其所說之法函蓋天地囊括宗乘無他憂患成之也師不其然乎或曰負苓者病作易之多辭牧豕者歌知道之默默况正法眼藏不立文字故拈華破顏默然付受禪而必有錄也無乃龜毛兔角乎此以質之知法者余不敢下一語雖然文中子曰不有言乎誰明道乎則師之所說自當與大藏充棟者竝垂不朽也

醫家炯戒序

吳門鄭氏受業于李東垣爲帶下醫尚矣傳至三山先生而克大厥緒能弘其道博覽無不通病者毋論老幼男女沉疴痼疾一經診治其病如失故先生足跡所至趨之者若鶩正如秦越人操術以歷試諸國隨俗濟時不名一家也如是者垂五十年其所全濟者無算矣而先生猶慨然曰噫是能起吾藥之所及而不能起吾藥之所不及是能治病者而不能治治病者則吾所濟者狹而所救者猶末也夫醫之所治病道少所以術不精而嘗試與術精矣而操心不仁其害皆足以殺人乃輯秦漢以來醫家事蹟凡降祥

降殃捷于影響者勒爲一書名曰醫家炯戒將使作善者資其津梁作不善者凜爲殷鑒不亦偉乎吾聞一醫之良全活千萬人先生此書出而勸戒學者昭示來茲是胥天下後世之醫而出于良也不將胥天下後世而躋之仁壽之域哉嗟乎仁人用心其利溥矣昔嚴君平隱居卜筮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而人已默受其福是寓其教于卜者也若先生者豈非以醫教而與人爲善者耶

欽子遠猷畫解序

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故天下既亂則世多隱君子焉雖然涉橫流而知返恥亂邦而不居其節則峻矣而以言乎先幾之哲則未也若樂潛尚志未亂而隱確然獨行歸潔其身其高風不可想乎求之古人亦惟梁鴻徐穉之流爲足以語於斯不謂於今而見其人如欽子遠猷也欽子少而孤苦家貧好讀書而性耿介峭厲落落寡諧遂終身不娶棄其家以推之於其兄而寄居蕭寺不與世俗浮沉惟日橫經教授閉戶自精雖故人戚友罕睹其面時正太平稱明盛之世士而能讀一書通一藝輒思乘時以自顯而欽子獨隱約畏避絕塵遠引同人無不怪之

抑知又十年而天下遂大亂矣噫於此而始益歎欽子爲卓絕也尤所難者子身棲遯託命束脯而獨能教養諸弟使皆成立蔚爲方聞之士如吾友序三尤著名字天下徒知序三學博行高而詎知成之者乃其無家之仲子乎欽子既篤學好古能強記于書無所不通而尤精於古今名物器數金石銘勒之學故凡他人所窮年覃思而不能記憶者欽子無不應口而出即如儀禮一書韓愈猶苦其難讀而欽子獨字櫛而句比之則其他可知矣而隱居之業兼善畫理煙墨驅染稽古爲先讀九歌則繪之像讀史記則爲之圖以至三百篇十九首無不有畫而山川人物衣

冠尊俎皆按其地而可稽論其世而不謬鄭樵曰圖經也書緯也圖至約也書至博也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舍易從難成功者少古之學者左圖右書未嘗偏廢故人易爲學而學易爲功欽子之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則其所以裨益後學者寧有涯量哉雖然苟非隱居求志二十餘年其精詣亦未能至此也近復以其性學所近著畫解一編以垂於世其言皆古所未有而謬以余爲知畫者索余言以叙其意余謂此則唐宋諸家之書具在能互相證明余故不論而論其沈幾高蹈之概云

靈巖報慈圖序

凡有此身皆人子也故自始生以至老死皆報親之時也自毛髮以至身心皆報親之具也一言一默一動一止經天緯地旋乾轉坤皆報親之事也帝王及乎氓隸神聖及乎愚夫婦莫不有報親之職也嗚呼天與我以報親之時之久報親之具之備報親之事之廣且細而又人皆有報其親之職然而能報者鮮矣敬身存心以竭其力以不匱而錫類殆難言哉曠觀天下上下千百年而邈乎其不可幾也非千里比肩而百世接踵者乎吾固不能不致悲乎莫非人子而能爲人子者之殊絕也然非必有金章紫紱之榮三牲五鼎之養也非必光大其門閭尊崇其謚號也

非必終身不違子舍足跡不離親闈也非必痛癢之抑搔衾枕之溫涼而墓廬藥膳之長親也蓋必使吾親之沒而能長存也必使吾親之能幾于聖賢也必使吾親之能與天壤齊壽也而後爲盡其報之之義也素位而行充義之盡于人之若無所以報者而必有以報之而又大報之事或出乎彼而全乎此或相反而適所以相成嗚呼非天下之大人其孰能預于斯此靈巖老人報慈之指矣然後可以知靈巖老人報慈之盡矣傳曰爲人父止于慈蓼莪之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報慈者報其親也而人或謂釋氏以恩田供親尊宿以織屨養母與靈巖報慈爲法門之孝嗚呼此豈足盡報慈之義哉

故侍御秦大音先生遺筆序

人有一見而足以繫人思至于歷年歲而不忘感存沒而益深者必不在聲音笑貌間也人有片言而足以繫人思至于歷年歲而不忘感存沒而益深者必

不在文詞行墨間也庚子歲春二月余避跡鄧尉之青芝山房時余乍棲廡下山中之人皆不之知而梁谿秦大音先生顧知之介余友俞君來顧余余因得以識先生坐未久啜茗別去而余自隱居以後槩不敢報謁四方之客因即還先生之刺久之而吾心獨時時念先生又久之而吾竊自咎曰先生爲鄉大夫之賢者又遺老也而吾之待先生至淺矣又久之而竊自計先生誠鄉大夫之賢者又遺老也固當能貫我第先生藹如之言粹盎之容得再一見乎既二年余又避跡梁谿常泰山之招提從德師遊德師與先生故善嘗述先生之所以稱道于余因知先生固不我罪而時時念吾亦同吾之念先生也而先生已逝矣余即于常泰招提爲詩望而弔之嗚呼先生與余一見耳而所以繫吾思者如此又三年宮保張大司農寄示先生手筆一卷索余題其卷首余展卷數讀而知先生書以與其宗子赤仙者也赤仙故受業於先生爲先生高第弟子今觀先生之書談性命之微講文章之盛尊經援古各極其致而于人之疾痛疴癢飲食起居無不有以提撕獎勸引人入勝而一軌諸道所謂循循善誘者非耶宜乎赤仙氏尊其師說片言隻字奉爲龜鑑莊嚴卷軸若將以昭示來學而不獨爲秦氏之家珍已也昔揚雄草太玄其弟子

侯芭尊之以爲過于周易太過夫子雲學問文章窮
亘古今獨是漢祚甫移而侈言符命劇秦美新爲學
者羞而其弟子猶尊之如此設以子雲之學問文章
而又終之以大節與東陵之侯彭澤之老尚友無愧
則其弟子之尊之又何如哉嗚呼以余之思先生于
一見及赤仙氏之思先生于片言者可以知先生矣

休寧何氏世譜序

余讀休寧何氏世譜而慨然其有歎也於戲姓氏之
亾在秦滅六國之後而姓氏之亂在南北六朝之餘
何也始皇既并六國則公侯子孫皆爲咸陽布衣而
盡亾其氏自元魏孝文帝以中華之望氏改代北之

複姓而宇文氏又以其國姓賜關雒之名家而姓氏
益舛而無所稽矣於戲惟姓氏亾於六國之後此韓
之所以爲何惟姓氏亂於六朝之餘此南陽之何其
後所以遂與國姓竝重也韓王安既滅於秦其子孫
散處江淮遂於南陽著姓爲何氏隋唐之時實重門
第苟神明之曹姓氏奕葉繼繼承承弗失其序則表
其族望爲國棟梁而南陽何氏遂與武陽之李滎陽
之鄭二十餘姓爲遙遙華胄也於戲廢興往復之理
不可概見已乎是蓋有亾而不亾亂而不亂者存也
孟夫子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爲政不
難不得罪於巨室繇是言之世家巨族爲國之毗爲

民之表其係於邦國之治亂民俗之汙隆可勝道哉
三代而後宗法不立世風以衰識者憂之所賴天下
巨室各兢兢焉守其家世謹其氏族以辨貴賤以別
婚姻以遠嫌疑以定昭穆克其仁孝之心率其敦睦
之行庶幾繇家以著于族繇族以著於鄉繇鄉以著
于國繇國以著於天下而民俗以厚治道以成矣蓋
一族如是而九族如是而四方是則萬姓
是效其理然也則譜系之重推其極致其功用爲何
如哉又豈獨一氏一族之所賴乎而吾於何氏之譜
則更歎其善學六經者三焉稱祖則始自休寧南唐
國師而絕不蔓引南陽廬江之遠祖此刪書斷自唐
虞之意也宗約則首遵聖祖之訓而徐及於家禮此
春秋尊王之指也叙事必重推先德長言而嗟歎之
此詩人歌后稷公劉以及文王之風也於戲譜系之
書之美備矣夫譜本於世家系本於世表此太史公
遺法也世家則欲其累如貫珠世表則欲其較若視
掌而後世多失之南北六朝之後爲氏族之學者數
十餘家其爲書凡千餘卷而何承天姓苑獨爲世所
宗則知於譜系之書何氏又有家學焉是其所以盡
善也乎

前星野語序

三代盛衰著於詩書周之季也王迹熄絕而春秋繼

作筆則筆削則削而亂臣賊子懼此後世之史所繇
爲重于天下也嗚呼吾歷觀諸史而天下國家亂亾
相隨續者豈非以小人哉漢高建不拔之基光武恢
中興之業賢聖之君六七作誠以爲配歷殷周矣而
閹寺蠹之濁亂天下而炎祚遂斬唐太宗負不世出
之姿臻三代之治而開元元和文治武功無忝厥祖
雖其間禍亂相尋然狡虜強藩舉不足以亾之而刑
餘掃除互執國柄而李氏不祀宋興除五季之穢跡
攬王政之餘風忠厚立國重道崇儒誠三代以後之
盛朝也而權奸朋比斥逐正類而中原遂喪南國以
亾嗚呼小人之禍人國莫宦官朋黨若矣有一於此
而不至滅亾者未之有也國朝至光熹之際尚忍言
哉逆閹蓄窺伺之心爲攘竊之計其不爲新莽武氏
者幾希矣故殺戮忠良毒流縉紳禍不可解而餘奸
遺孽復揚其波以斷削國脉當是之時宦官之禍千
萬于常侍軍容誅戮之慘什百于黃門北寺而朋黨
之奸又倍蓰于斥元祐黜道學也則合漢唐宋之所
以亾者而亾吾國雖有五帝三王尚能善其後哉吾
故俯仰數十年間未嘗不流涕而痛哭也野史文秉
氏故相國文肅公之冢嗣也心知其故而痛傷之慨
然曰余聞之先人國朝之亂繇于門戶門戶之始本
于建儲而不謂卒於此而遂亾也於是原本家學罔

羅舊聞上自神廟下訖於烈皇帝勒成一書名曰前
星野語以授徐枋而屬之序枋受讀卒業掩卷而歎
曰此書出而使天下後世洞然知國朝之所以公而
列聖無失德而文肅未竟之緒又以此而克大也昔
司馬文正作通鑑始于三家爲侯而識者謂一以示
興亾之戒一以著周秦之端而遷固著書必推本之
太史叔皮以母墜前人之緒二者秉之書備之矣而
不知文正遷固之所以不得已于書即夫子作春秋
之意也吾故晰其事而首揭春秋大義以序之

惠而行詩草序

夫人生事業文章有以卓然自立於天地之間者豈
不才與氣哉賈生年二十餘發策漢廷條對詔令
諸老先生皆莫能及訾制作之非論和親之失欲改
正朔易服色興禮樂繫單于之頸而笞中行說之背
何其壯也及爲梁王傅無狀而哭泣自傷何也其氣
竭也江郎賦稱凌雲辭擅雕龍聲華文藻掩映一時
何其盛也迨乎遲晚而文筆衰落何也其才盡也夫
人能立事業文章於天地之間者固以才與氣然徒
恃其才與氣而不能養之克之即氣如賈生才如江
郎而不免於竭且盡而况其下者乎故人不可以不
學也學者所以養吾氣而克吾才者也篤學好問深
思敏求涵泳漸摹沉淫淬礪釋其外假抑其虛憍不

遷不挫者所以養吾氣也酌古斟今致蹟鈞玄咀其英華益我神智大無不該微無不入日新又新者所以克吾才也傳曰學然後知不足知不足則學益力故孔子大聖也遇老聃則問禮遇師襄則問樂遇萇弘邴子亦皆資之何況其下者乎人之于學固未有盡也或曰文人之所成就果如賈與江亦可矣曰否文章繫乎世運世愈衰則人之氣與才亦愈薄且弱而文章亦愈下其理然也吾嘗論如易水之歌陔下之唱其人皆武夫劍客固未嘗浸淫乎風雅比叶乎宮商而文章之美固已爲天地之元音有非曹劉鮑謝李杜之所能爲者不亶然乎苟生乎今時而驚乎賈與江者則其不能賈與江也亦明矣嗚呼詩之亾也久矣好沉雄博大者病在專事其聲音笑貌氣象規模而不求其神理好清新俊逸者病在專趨乎纖巧褻澁影響謎覆而不究其指歸要之皆不學之過也而今世之所謂文章鉅公自負起衰救弊者又以暢達爲性情富贍爲神采體格風調一概抹掇能言人之病而不能自知其病是其所同非其所異而天下莫之敢訾嗚呼詩烏得不重亾也乎惠生而行今年纔二十餘耳負奇氣能詩著有東籬草問業于余余故以學勉之俾其日事於學以厚養其氣益克其才則其所就未可量也余於詩道知之而未能願與

如生者漸涵停蓄於其中一二十年掃衰晚之弊而
一昌明其道則大雅之作正始之音其在斯乎其
斯乎吾與生當共勉之

下莫姜如農給諫畫像序

士大夫平時能慷慨奮發直言極諫斯其邁急難處
幽憂無有以易其常度矣東京之末甘陵分部黨錮
禍起膺滂之徒以言邁難無不傳考黃門北寺身嬰
慘酷而其後黨人卒能爲國陳力其致然也烈皇躬
神聖之姿而權奸禍國隳壞天下與漢季等給諫姜
如農先生奮不顧身抗疏論之遂逮治詔獄復拜杖
北闕下時先生直聲震動海內而時之所以死先生

者亦至矣然而卒不死天也既而兩京隨陷赫赫中
夏剪爲荆榛先生盡室南奔棲吳入越奉老母崎嶇
數千里間憔悴江海之上而不返天下之亂亦已十
年矣士之好氣激尚風義者初未嘗不北首扼腕流
涕傷心也而與時浮沉浸淫歲月骨鯁銷于妻子之
情志概變於苑枯之計不三四年而向之處者出已
過半矣欲如先生卓然不汙時議十年如一日者豈
易一二哉吾以漢中興前論之其時依託遜禪傳會
禮樂或稱制方隅假名徵聘士苟自昧側身其朝猶
未有仲尼微管之痛也則亦未可與今日而語矣
而焚衣而逃抱圖書匿林藪至受劔引鳩託疾自污

者綿歷歲紀未嘗易慮以觀于今不亦遠乎苟無先生其人者立節礪行經緯其間不重歎古今人不相及而悲本朝之無人乎然先生今日之高節不於今日得之而於抗疏直言時辦之矣先生一門忠孝過于漢室之三姜遠甚而當時伯淮以不應辟命致動當宁之慕勅使者圖畫其形狀此事而再見于後世也復旦有期自有為先生著像丹青者矣奚以葛巾草衣者為先生屬余題其畫像有感而書之

宛山顧氏家乘序

立德立功立言得其一以不朽尚矣必兼三者而有之未易邁也果三者之克兼必名與天壤齊壽身同山嶽之安家有曾孫之慶者上下千載尤絕無而僅有者也功足以震世而不先之以德則功高或有以戕其身何有于裕後言足以華國而不以德為之基則言出適足以招郵寧詐以福流子姓哉自然之理也故或蹈瑕抵隙以為功或疵物激清以為言雖輝赫當時震眩一世曾不一再傳而隕其家聲覆轍塗地至不可問矣伏讀故大司馬太保冲吾顧公家乘而重有感也公以縣令起家歷官至制府所在以最績聞為當代名臣而撫督陝中功烈彌盛殲孽奴創火酋元老壯猷折衝萬里此功在封疆者也撤礦稅罷織造正己格君回天浴日此功在社稷者也而其

論織造礦稅三大害及請罷諸璫諸疏置身危疑極
言無諱忠誠懇惻讀者流涕此所謂與伊訓說命相
表裏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嗚呼太保之功如此太
保之言如此此千古之所共見者也而其內行醇備
恂恂謹飭孝于親和于家訓教子弟一同寒素躬行
日用必以植德爲先其所培養于人所不見之地最
深且固故發祥久遠不可限量艾年而舉五丈夫子
其四皆翱翔皇路敷歷中外或以治績或以忠節皆
克世其家而振其緒而幼子爲處士敬熙先生則貞
不字之節潛隱園巷三十年如一日而績學篤行敦
倫追遠竭蹶從事若徇嗜欲故年踰七十而惟日不
至重也迨乎輓季宗法不立莫相維係一旦緩急存
亡渙散不可收拾一家猶如路人况于國乎賴有海
內之世家大族偉人喆士孝子仁孫秉詩禮之澤振
箕裘之緒確然知氏族門地之重非可渙同路人非
可夷于氓隸屹然起而修明之所謂尊祖故敬宗敬
宗故收族莫不于焉見之而凡所以飭家範厲庭訓
兢兢焉欲其子孫之世其德而亢其宗者亦莫不于
此焉見之嗚呼使家有是書而人有是心不幾天下
同風而俗若成康乎吾故曰隱然繫風教於天下也
而近世之所以爲譖者又有異矣或遠宗以誣其先
或集菀以非其類無論先民尊尊親親善善惡惡之

意無一復存而長澆趨競譜乘適爲蠹治之本此賢者所以有日下之歎胥溺之憂也吾友李子炳廬居墓田窮年矻矻既編輯其憲副侍御兩先公文集減產而壽之梓而又撰次其家乘名之曰鳳棲李吳氏世譜鳳棲者漢陽山名也徐子受讀卒業作而嘆曰偉哉一編而忠孝之道備矣李之先爲楚人本姓吳氏自其始祖佐一公代其舅李姓者從漢陽來戍于吳遂姓李而子孫或稱李或稱吳或稱李吳其先人嘗曰吾家復姓爲孝從李爲法孝吾情也法亦不可不遵嗚呼忠孝之道備矣而李子譜法復有可稱述者姬姓之吳散處江漢高門鼎望所在林立而不援足建宗祠設祭田築聚族之堂譜世系之牒豐碑鉅坊無所不立給孤恤寡無所不至而皆捐一人之資竭一人之力以成之此處士之功也典禮既成工役既竣然後爲條約之文爲誥誡之篇以固後人之遵守而又申之以長言嗟歎之辭以興起後人之孝思以暢發其千流一源千枝一木之意先行後言亦云至矣此處士之言也嗚呼而孰知其悉本于德乎嗚呼處士聲實不讓先公又何啻第五之名無減驃騎也余既伏讀其家乘歎息而謂處士曰君家之功德之見於事業者也君家之言德之見於文章者也惟功與言人之所見德者人之所不見譬之崇墉大厦

必致力于人所不見以爲之基而後歸然永峙以無
毀而其所屏庇者大矣太保處士之世德良然不晰
之家乘乎今者子子孫孫繩繩蟄蟄繁衍熾昌又何
極乎吾於顧氏名德人物之盛而回視所謂一再傳
而墮其家聲覆轍塗地至不可問者天人之際可以
觀矣

鳳樓李吳氏家乘序

譜乘之學所以救宗法之亾而隱然繫風教於天下
豈特爲一氏一族之書而已哉古者族必定宗宗不
易世蔚爲民望上下相維所以一國之慕繫于巨室
而百世之澤綿乎本支家有宗子然後國有世臣繫
不附一以佐一公爲斷其下子子孫孫支系粲然昭
穆秩然使讀之者知水原木本之深長舊德先型之
久遠而合稱之曰李吳氏譜則又絕無僅有蓋原本
先人之緒言所謂本姬姓之舊爲不遺其親從渭陽
之氏爲不忘其君而吳後於李者先國而後家也而
義例謹嚴無所淆亂又足以砥世之爲譜者之膏肓
不綦盛乎是真吾所謂隱然繫風教於天下者也余
無似亦擬殫二十餘年繼志之誠以作徐氏家譜今
春方爲經始而李子則已成書且其書之備美如是
是吾之所以愧李子恐瞠乎其後也因泚筆而爲序
之

居易堂集卷之五終

居易堂集卷之六

序

贈業師鄭士敬先生序

儒者闡五經之微言析六藝之眇旨以友教天下啓迪後生其道至尊重也故道在則天下崇其道而尊其經道亾則天下驚其說而違其行苟欲使經學通明而儒術不墜必傳其道以行矣孫寶曰道不可誣身誣何傷夫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而學士奔湊如登龍門身愈困而益尊境愈阨而益亨夫豈章句訓詁之所爲哉昔戴聖尹敏及徐遵明之徒皆經號專家師說具在而名或墜於吏議或妄託於識

書或懸納絲粟而遺譏於影質故雖說經經經名爲宿儒而造就實寡何者有儒者之學而無儒者之道也惟通德之門則彬彬多大儒焉殆所謂以身教者乎小子枋年十五即執經從吾師鄭先生遊時崇禎之丙子歲也先文靖公進枋而命之曰吾交滿天下而性命之友指不多屈其散處四方者無論矣近則臯里楊先生西銘張先生及汝師鄭先生而三人焉夫臯里楊先生西銘張先生皆偉人也然吾不命若師之而獨師鄭先生小子亦知之乎西銘弘獎人倫訓納不倦故其徒多美風流臯里矜尚氣節天下已任故其徒多持議論非汝之所及也小子其務窮經飭行以事乃師枋謹受教時士專帖括爲之師者亦教其弟子以掇取科第耳而吾師獨先經學矻矻窮年究竟同異研晰幽微必使聖賢精意通于學者而後已士習日靡以聲譽相高而吾師獨尚風素敦古行恂恂不爲虛憍之氣其教諸生也以躬行先之循循善誘辭氣溫霽或獨坐一室默不聞聲而諸生畏敬之如神明無不欲自砥礪以赴其師之意者故遊吾師之門多能成立以自表見論者以爲吾師解經不窮則戴次仲沉靜樂道則杜叔和之流也庚辰後先文靖奉使歸里時西銘先生已下世而臯里先生聲氣日廣門庭如市先文靖心竊憂之獨與吾師性

命水乳晨夕無間每憂時念亂商摧人物則促席竟日相對悄然或歛歔太息良夜乃罷而侍者不能聞其爲何語也乙酉之禍迫脅士大夫便宜授官輒檄令之任同人多改操者而吾師獨陽爲痺疾以跛自廢遂以得免其臨大節如此而生平恥語意氣常守雌節無矜激之色故其立身有恒介然不奪非色取一時者之所可幾也天下初亂士無不以氣節自命翹翹矯矯無所不至而吾師夷然不屑也歲月侵尋意與時移向之翹翹矯矯者亦發蒙振落矣而吾師獨潛隱園巷杜門教授十三年如一日嗟乎今天下而益知吾師矣於是執經受業負笈請字者雲合霧

集踵趾相躡四方著錄者不可勝數其親承教澤辟咤左右亦且數十百人而吾師之所以教之者一如二十年前之所以教材等者也門人亦盡務實學尚謹飭從容雅步行於路而皆知爲鄭先生之徒也烈皇時權奸以門戶構難以西銘門徒太盛標榜太高見於彈墨羅織周內幾成大獄後臯里亦爲忌者所中幾幾不能免而吾師生徒之盛與西銘臯里等獨超然免于議論今之從學者倍盛當時而聞者景悅惟增慨慕嗟乎小子枋至於今而益知先文靖公所以命枋之意矣夫處黨人之時而不爲讒邪之所側目居非命之世而不爲異己者所驚疑豈非抱道躬

行可行蠻貊乎故其所成就者率多自立不與時俯仰即小子枋苟存視息而猶頗識去就之分者亦吾師以身教之之所致也初史相國督師淮上吳人盧涇材以諸生慷慨從軍揚州陷盧生卒從相國以死以死節聞天下盧生者亦吾師高第弟子也吾師之門多聞人而此其尤著者云

贈兜菴序

隱居放言斯特逸民之一節耳非所語於通德也故時當隱遯著括囊之文身處末流有言遜之誠君子慎其樞機以亨時晦言之于身不綦重哉昔人云居非命之世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余嘗覽

其言而悲之則大易所稱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豈非出有語之義處為默之時乎漢延熹建寧間甘陵汝南聲名題拂身為處士而裁量執政言非其宜卒成黨禍逮染名賢幾遍天下當時申屠子龍獨以貞默自守確然免於議論味道樂潛終成高志人但知慎言所以全身豈知慎言正所以全節也哉夫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以言為身之文將以標榜於天下使天下無論矣苟以言為身之文將以標榜於天下使天下有能言之目為可知之具遂來當世之浮慕而旌賁從焉此周顒北山藏用終南之所以遺譏于後世也吾故浚歎張子今日以兜菴自命之知時而得所處

也張子生長膏腴之地少擅文章之名而其言一似有憂患者嗟乎張子深遠矣其自命也以慎言而雜跡方外游于酒人將以酒全其天使賓從相對亦各相忘于無言耳昔南北六季之時多高蹈之士而文中子獨稱仲長子光爲天隱謂其名彌消其德彌長無往而不適豈非以其能以瘖自名終身不與世交語而欣然引酌優游卒歲乎吾今觀張子所處不獨效子龍之貞默蓋亦有仲長天隱之風焉余愧不能學王無功日以五斗酒與沉醉也

送去息和尚住夫椒祥符寺序

竺乾之法既入中華如海匯百川燈分千燄熾昌盛

大不可思議遂與王者分民而治先師分術而教矣而其中絕世偉人傳佛心印者塗轍不一機用亦殊雖一月可印千江而同歸正如岐路有隱者有顯者有出者有處者荷擔大道隱若敵國彼此無間而其致蓋少差矣夫儒者以全道爲重故重其在我每以處優于出而佛法以行道爲亟故利存徇物每以出優於處所以孔明不取于祿孟氏不義往見而瞿曇設教誓入五濁神僧應化不恥亂朝苟可續慧命濟羣品則舉身以徇之豈同儒者規規然以潔已爲高哉至千古過量人孤峰絕頂剷跡銷光木石與俱遺世獨立者亦多矣如大梅棲山縛茆燕處龍山無路

移屋浚居船子獨踪立錫無地雖品詣卓絕風流不墜而以視握麈登壇弘法宣化陶鑄賢聖教育英才天下向風法席如海如臨濟德山洪覺大慧固未可同日語也雖然人但知出之優而未知出之難也夫十室之邑一旅之衆固易戢矣教令既習風俗既一而爲之帥與令者復操生殺賞罰之威柄以整齊之然而違制稷化以覆軍敗官者比比也今五方之人雜然竝處去來無常性情不一而又無生殺賞罰之威柄以整齊之而欲其從風向道更誠與一於軍旅之從其帥民庶之從其令不綦難乎不特此也慧燈若熄而狂花爭艷則續命之難也根塵難泯而懸絲易絕則衛道之難也肯堂弗問而析薪欲荷則嗣法之難也白法既衰而黑業逾積則導衆之難也萑稗克盈而嘉禾不碩則擇人之難也嗟乎禪者之出豈易言哉去息禪師得法靈巖將數年矣操履尊貴道風遠聞諸方緇素浩然歸重以爲靈巖之克子而天山之間孫也今將出而住夫椒之祥符寺夫祥符又靈巖昔日之祇陀林也必使當年寶所壁壘一新無忝徽音克明師匠而後無負靈巖付託之重則師之出較難矣而吾更爲吾師慶也臨濟必踞鎮州叢席而後建立黃檗宗旨大慧住徑山後學徒雲集罔羅龍象而道法益尊則師今一出而繼述師傳造就學

者盡在是矣從此而大振宗風蓋天蓋地其孰能禦
諸余與師乃惠連康樂無著天親也師既開法席于
名山便當褰裳相就不啻宗雷結社東林而于師之
行先質言其難如此顧師之視余正同康樂之愛惠
連受其質言契如針芥而余之視師則不能如天親
受教無著而即證大乘以此愧師耳

贈李秋孫序

人生百年幸而際明盛邁太平父母俱存兄弟無故
則中人之姿稍自勉亦庶幾所謂完人不幸而禍患
迫之於前而冤痛慘酷感憤睚眦激之于內即世所
稱賢者嘗潰而失其度矣昔人如蘇不韋報仇行權

而王肅之奔拓跋吾每痛其志而又弔其遇之不幸
也李子秋孫年三十矣當國變時不幸為怨家所乘
有家門之禍時李子止年十四歲逃亾竄匿萬死一
生僅以得免事已而怨家又構之以大獄計必殺之
以十四歲之孤出入瀕死于獄訟刀筆間又數年而
後已以今觀之曾謂此十四歲之孤而足以捍之耶
沉淪灰滅乃其分也而李子卒能卓然有以自立非
所謂賢者乎余之遭亂也年二十四亦既成立矣然
家冤國禍萃於一身捨呼莫聞以死為幸若李子又
何如也庚辛之歲余與李子遇於山中往還過從勞
苦告語每風雨晦明憂愁疾痛杯酒朋從酣醉笑呼

兩人未嘗不相向而泣也而李子若有所不得已于世者又以不得已于世若有所重累而思釋者于是棄家入山不撓世事蔬食布衣嘗同在疾居恒採擷自資妻子不免饑寒而不顧也嗟乎賢矣王肅之避家禍而北奔也受國士之遇爲之更制度定典禮年甫踰壯宰相封侯爲魏室宗臣誠亦盛矣然以彼其才即無所遇于時庸無所聞於後耶適丁屠酷竄伏以免而彈琴著書詠歌先王之風以老死巖穴所得不更多乎嗟乎李子浚遠矣而吾猶願李子之有以終勉之也

送磷雪上人行脚序

男子志在四方况出家學道者乎無室家之戀無羸糧之難苟有志於大者遠者則足跡遍天下此其常也昔顯公西入佛土行遊二十餘年立獎取經天竺周流一百餘國尚矣至如方州之內則慧遠之行化許維襄漢一行之訪求師資貫休之去吳入蜀無不歷奧區探絕境汲汲皇皇不知老之將至而其人亦遂以不朽以是知遠行之無負於人也龍門年二十而浮江淮溯沅湘涉汶泗周旋齊魯梁楚鄱薛向子平棄家遍遊五嶽宗少文遍歷區內名山凡爲一代偉人著業於不朽之林者皆然而方外道人益可知矣今以數家之墟十人之聚自東阡適西陌無不嘯

居易堂集卷之六
八
嚙刺感出門復入彼固不知有天地之大道里之遠
又何怪莊生不云乎鵬之徙于南溟水擊三千里搏
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鷺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
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
而南爲人之所志不齊有如是哉磷雪開士所處固
僻而英年具辦道之志汲汲遠行將以大其所學此
自其天性爲可敬也而人或尼之我故舉玄奘諸大
士以壯其行願雪公學鵬之圖南以爲諸大士且亦
使人母爲蜩鳩之笑也

贈新安汪惟晦隱君序

洙泗之傳既泯濂洛之學未興而聖人之道綿綿延
延上下千百年未墜于地者寔有所託以長存而不
息蓋不獨恃六經之空言而恃篤行之君子有以載
其道於躬行也自後世曲學既繁僞儒雜出有侈心
性之談而鄙實行爲粗跡有標妙悟之宗而以決防
踰閑爲無累馴至四維不張五經掃地而世運隨之
可勝悼哉繇茲以談有實行以基之則不言道而道
存無實行以基之則言道而道愈亾矣文中子不云
乎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
矣則如萬石君家孝謹聞於郡國長子建老白首貴
郎中令而親中袞廁身自洗濯雖齊魯諸儒質行
自以爲不逮元魯山兄子襁褓喪母無資得乳媪魯

山自乳之後以得成立陽道州妹壻客死道州徒行
 千里負其喪歸葬而撫寡妹養其孤孤年四十恩義
 不衰彼固至性烝烝行誥卓絕而又何嘗侈言夫道
 哉然如文中子之言則聖人之道所以不墜者非於
 焉是賴乎所謂載道之器者非耶假使有人躬行萬
 石魯山道州之行而又學濂洛之學則其所以昌明
 聖道又何如乎余讀新安汪氏庭範紀略又徵信於
 吾吳一二君子之言而確然識汪徵君惟晦之為人
 則誠所謂行萬石魯山道州之行而學濂洛之學者
 也而吾又有進矣徵君孝義誠篤敦倫植節一同於
 萬石魯山道州而立數孤撫數寡喪亂值饑荒其

遭際之險阨負荷之艱大真萬倍於古人而皆有以
 曲成而無遺憾此非獨其至性有以濟之而實其學
 道有以濟之也嗟乎淳古日遠江湖日下滔滔者幾
 流於不可知苟使徵君其人者樹立坊表昌明聖學
 以維持而挽回之則吾世其有瘳乎然則身涉末流
 而負世運之憂者非篤行明道之君子又何以幾焉

吳子自號瓶菴序其武常山又稱其

吳子雨岑自號瓶菴而自為之序入山以請曰某蓋
 有意乎謹言惟先生有以教之余覽其說而重歎吳
 子之孝也記曰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此物此志也
 昔周儀部玉鳧稱道吳子不去口謂其少時曾割股

以愈其親之疾慎終大事傾資竭力而不顧至於今年踰六十嘗冒暑扶病不遠二千餘里以省其祠墓於故鄉拓墓田培松楸葺祠宇美侖奐獨力而成無將伯之助其所捐輸不啻中人之產是豈恒人之所能也此其大端也而觀其居常細微則又誠有一舉足一矢口而不忘者今其言曰某少失學不克有所成立揚名顯親某病未能惟是暮年衰齒日慎一日恐或遺羞所生此心未敢一刻忘也既不能以身以顯吾親或庶幾無失口以玷吾親乎守口如瓶言之志也且吾聞之滿則覆瓶亦有是焉故聊以自儆云耳嗟乎則是吳子命意於一字而金人之銘敬器之誠兼有之非敬身之至乎吾故重歎吳子之孝也而吾更有進焉士君子立於世而聲名標榜訾物激清以成橫流之禍其或伏處閭巷而多言取尤直言觸諱以不能免於斯世者固其所矣即或有一言而爲人排難解紛以至存亾而生死人之仰之不啻宜遼之丸聊城之矢而又自泯其迹不居其功深藏而遠避若是乎其言之無忤於世而有裨於人也而或者未食排解之德而先致傾動之尤以櫻當世之繒繳而莫之避嗟乎人但知莠言之爲患而孰知好言之尤甚乎楊子致歎於口出微乎微乎又何如以默以容无咎无譽三緘其口優游卒歲者之無一朝之患

而身名俱泰哉或曰瓶菴者平安也一謹乎言而無
招尤無觸諱聿懷多福履坦貞吉矣故曰此敬身之
至也嗟乎吳子加於人一等矣

外祖母王太夫人九十伯舅氏吳明初先生七
十壽序

天之遇人也豐其後者必嗇其前人之遇人也落落
於貴盛之時者必久要於患難之際者也夫天既與
人以晚成之器必錫之以暮節之福其始必荼苦艱
辛壹鬱憔悴在富而約處泰而屯是正所以堅完其
精神而成就其德器也其人也如金石以磨礪而不
朽日月以晦蝕而升恒固天之所以壽也夫人既人

趣于捷者我率其迂人集於苑者我集於枯風雨不
輟其音霜雪不渝其色巨鄉友而平子可瞑山公在
而嵇紹不孤其立於世者甚偉故其得於天者必厚
其人也如松栢歲寒而後凋薑桂性老而愈烈又天
之所壽也枋故於外祖母王太夫人暨伯舅氏明初
先生之壽而浚有感也甲午歲外祖母登九秩伯舅
躋七十慈孝一堂竝臻上壽交游親串無不操詞捧
觴陳說景福頌禱盛事而枋以爲此正能知太夫人
及先生之壽而不能言太夫人及先生之所以壽也
太夫人爲我外王父元配先生嫡長子也初太夫人
之嬪於吳家業未豐太夫人善事夫子克佐貧薄雖

夙夜勤瘁而交謫不聞少君出汲德耀舉案椎髻布裙未易舉似此猶人情之所能也其後家日益盛資儲充衍外王父性豪上不爲鄉里曲謹態故身雖布衣而俯視王公甲第開康莊後房曳羅綺東山絲竹西園游宴殆無虛日而大夫人性安儉約獨居教子御布素躬織紝無異貧時雖寒冱手皴而操作不止札札機杼與膝前呶呶聲相雜也一家之內豐約既殊甘苦或異而大夫人怡然安之無幾微不得之色此益人情之所難也太夫人時時命先生曰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嚮義沃土之民不材今茲勤苦天庸玉汝於成乎彼藉膏腴耽靡麗者固非恒

久之道也若庶幾有所成立則寧拙毋巧寧退毋競寧眷眷於寒素無汲汲於勢利此吾心也先生天性孝友剛方諒直慷慨好義意有不得則義形於色千萬萬吾往雖其素所蓄積得於太夫人之教爲多矣當先學士鼎盛時至親好友奔走旁午先生雖戚誼肫摯而往還簡略真淡如水也大率歲時伏臘嘉禮宴會歲不過過從十數耳及先學士身殉國難向之奔走旁午者曾不過而問焉而先生於兵火衝斥時馳使命冒不測所以撫唁枋者甚至復賻以兼金數金枋得藉手以爲先人藁葬之具嗟乎人誰能之人誰能之當此之時人懷岌岌自救不暇即家力豐裕

而平時最稱密契者猶或未及况以先生之貧而自處落落者乎枋於是而知先生真古獨行者流也未幾而懿親中之與先學士最密而受先學士恩最深者甘心反噬瞋目語難無所不至先生奮不顧身出而捍之排難釋患惟力是視如是十年凡羣邪之所媒孽醜正之所謠詆先生無不爲之解紛焉亦有事可潛弭則枋未及知而宜遼之丸已奏膚功矣故枋雖風雨漂搖而覆巢無取子之禍遭家多難而芴蜂無辛螫之傷皆先生之力也枋因於太夫人說悅之辰蹠而進曰世路榮華瞬息衰謝所不必言即以太夫人一家今昔言之俯仰數十年滄桑陵谷亦不知其幾矣向之口厭甘肥體窮紈綺者今亦有存焉者乎即諸渭陽年少於先生遠甚而零落過半而先生乃以七十老人華髮蒼顏拜舞於期頤之膝下非天之所以單厚者乎今曾玄繩螫芝玉森如凡從先生後衣綵酌斗者且四世內外幾十人非千古盛事史策罕倫者乎福祚隆赫至於如此固非逸居苟安柔質淺器者之所堪負荷也則當年太夫人之備嘗艱阻非金石磨礪日月晦蝕乎今而後而不朽升恒者見矣向者先生之高誼篤行非松栢薑桂乎今而後而歲寒後凋性老愈烈者見矣夫壽爲五福之首又大德者斯得壽故不有過人之德不能躋過人之年

不有天倫之完節不得臻人世之奇瑞何則遐齡大年固造物者之所不輕畀也今太夫人與先生獨得之非其所積者厚而所植者偉乎先生聞而軒渠曰子年少而能言天人消息之理津津可聽也曷爲我紀之枋因質言以侑觴焉

葉太師母八十壽序

平居讀史尚論古人行事每見淑女亮節有國士之風焉未嘗不撫卷而歎也而要其所以垂青編昭彤管者非端操在躬徽美洋溢則造就後人聿成名世者也二者得一已足遺令名於無窮况兼之乎如葉太師母張太夫人則方之古人未易一二數也太夫

人早年婦德婉嫕貞順中外著稱而尤所難者讀書知大義而能玉吾師於成也吾師聖野先生當象勺之年太翁方據臯比講學於外而家日益落太夫人撫先生而慨然曰噫子瞻年稚既弗克從明允以遊學邴原家貧復弗能入鄉塾以從師將奈何太夫人於是自教之機杼之餘說經授書靡間寒暑自幼學以至成立罔非慈氏之恩勤訓迪也先生年弱冠名滿天下詩壇文坵共推盟主而太夫人獎訓益勤或問其故太夫人曰名隳於既成而業荒於既精者多矣我故爲之兢兢也時先生席珍待聘朱紫如拾方且拜身廊廟黼黻皇猷而天下遂亂太夫人進先生

而命之曰我老矣不幸復睹此亂離今惟以若長侍
膝下母子相依爲樂他非我所期也昔介子之母尚
與子偕隱況今日哉捧檄之喜吾不爲若願也先生
謹奉教太夫人又進先生而命之曰母集于苑母乾
沒於榮利我既已言之矣若亦知嶢嶢者易缺而皦
皦者易汚乎若其母爲名高母爲氣矜隱不違親貞
不絕俗昔人所尚若其勉之先生謹奉教於是天下
之初亂也慕義之士入山惟恐不深至見一當世之
子無不鑿坏踰垣以爲快先生奉慈幃棲故里無異
平時而交遊往還母失親故鄉曲之論或且致疑而
荏苒歲月士氣浸消向之蹈海奔林長往不返者今
且上書公車浮沉金馬矣而先生潛隱園巷不簪不
帶自若也於是向以先生爲和光者今乃知先生之
耿介無不交口歎先生爲不可幾而不知其稟聖善
之令謨漸義方於慈訓者素矣先生聞望風流暉映
一世奔走天下雖偃居窮巷而問業請益者冠蓋相
望軒車接軫且內外親婭率多通顯而太夫人三旬
九食怡然安之故先生與世相接坦懷無忤而神情
泊如物不爲累客退則閉戶著書洗滌用酒以爲歡
嗟乎有是母斯有是子非虛語矣夫傳經紗幔本自
宣文授書眉山出於賢母此今古所爲讚歎而書史
所爲流連也况復明大義負偉節乎枋少從先生遊

頗悉太夫人德概茲值太夫人八十壽將操詞以進復徵懿行於先生先生爲枋言太夫人之所以處亂世者如此因受而書之

楊隱君曰補六十壽序

余幼從先文靖公於京邸凡賢士大夫以及文人處士之過從者先文靖必命余出見之捧手侍立以受長者之教遂得識曰補楊先生云蓋崇禎之庚午歲也時余方九歲從塾師受論語孝經塾師者虞山趙端吾先生趙文毅公之孫也其人古人也與先生善故先生每過學舍必與余師從容欵語道故舊移時乃去以爲常余之識楊先生益稔矣比二年壬申先生南還居金陵先文靖亦奉太孺人歸里又五年爲丁丑先生自金陵來弔太孺人之喪先文靖復命余出見先生時余年十六已補弟子員矣居無何別去又五年爲壬午先生復自金陵移家還吳先文靖亦休沐里第相見益歡余復從容從先文靖以見先生余已忝登賢書年二十一歲而且育子亦三歲矣夫余年二十一歲而識先生已十三年矣嗟乎俯仰十三年間而時事之變遷已不可復問而詎知不二年而即有甲申之變又一年乙酉而復有南都之變乎自余之初識先生爲烈皇初禩時稱太平京都輦轂風華文物天下所聚而尤尚風素重儒雅故先生以

居易堂集卷之六

隱士居京師聲名籍甚著作一出無不傳寫子山之
詞賦藏購陳遵之尺牘薦紳先生及通侯貴戚折節
交好扶蓋接軫何其盛也不一二十年而北顧蒼茫
神州陸沉矣是豈意計之所及哉初先生在都病瀕
死殆弗克濟而先文靖爲之營醫藥視湯飲調護甚
至病遂以閒弘光時權奸構黨禍殺戮名賢遂煽蜚
語染逮先文靖勢岌岌殆矣親戚交遊畏禍觀望而
先生獨策蹇至金陵語所知曰天下事可見矣而尚
欲殺大賢以快己私耶先生舊居金陵金陵之名公
貴人無非先生友者故其言足重而事亦尋已金陵
破先文靖死志已決獨操小舫出閭門就先生鄧尉

山居謀死所周旋日夕慷慨流連惟先生是共則先
生與先文靖之所以周旋於死生患難之間者爲何
如哉先文靖殉節以死余遂括髮亡命望門投止去
吳門蓋遠矣先生獨偵知其處密寓書以唁余余後
爲邏者所得自分必死既展轉以歸遂廬先文靖之
墓時弔者絕跡而先生獨炙雞絮酒束生芻以來哭
極哀復執余手泣泣良久乃已余既不入城府親故
斷絕而先生獨同其長君明遠時時顧余於土室中
一日促坐飲酒歡甚時余師趙端吾先生復授兒子
經亦在坐二老友絮語生平猥及少年之遊燕私瑣
屑靡所不及笑語方酣而先生忽顧壁間詩低徊久

之壁間詩雲間汪希伯先生作以哭先文靖者也汪希伯先生昔與先生同遊京師亦以詩名重公卿間先生俯仰今昔感慨興懷乃以箸擊案自爲歌詩而舉酒屬余曰人生聚散寧可計乎人生今日旦夕莫必其命今日之樂誠難得也遂泣下坐者皆泣終不樂罷去自弘光乙酉至今丁酉又十三年先生壽登六十余年且三十六鬚鬢亦半白矣喪亂侵尋老成凋謝先文靖之殉節亦已十三年而余師趙先生及汪先生者又皆死獨先生在耳失當烈皇全盛之時固不虞有今日而當申酉之際所謂旦夕莫必其命者又豈謂有今日哉今日者先生以周甲稱慶而余猶存視息操辭以爲先生壽亦非意計之所及也先生神全德劭其壽靡算從此十年一舉觴而余之操詞以進者意必有異於今乎

萬峰剖石老和尚六十壽序

吾聞道德高妙者如高山大川其巖巖峻極固不騫不崩也其汪汪萬頃固澄之不清滄之不濁也其嶷然孤峙固足以填末俗而砥狂瀾也其無爲自化固足以潤衆生而濟羣品也此即儒者之所謂悠久無息而釋氏之所稱萬劫常住者也其人也固將同金石不朽天壤齊壽矣而可以人世之年歲壽命頌之乎雖然天人之際未有不相符者吾故於聖恩大和

尚剖師之壽而有味其言之也吾師之踞法王座而弘法者閱二十年矣宗風愈振大道益弘奔走天下殆無寧晷每一歲中其來往叅印於吾師會下者不下數千人凡得吾師之片言片偈而沛法雨於火宅炳心燈於昏衢者不知其萬億矣則吾師之開甘露門而普濟德遍天下譬如湖海涵養萬物而莫能名其德也象教凌夷世當末法無論蚩蚩氓俗沉淪黑業往而不返即方袍圓頂居然衲子然大都寄跡浮屠匿其瑕玷而天下之所稱善知識者又競蓄異流以爲奇貨無不羅爲法嗣升之座端末流披猖一至於此故佛法至今日而稱極盛正極衰也吾師心獨

憫之門牆高峻鑒別精敏非其人不傳非其倫不收也其衛道之嚴荷道之重高型峻範金科玉律有非諸方之所可及者禪者又以語言文字相高舉世若狂無所底止苟一影掠機鋒拾人牙慧輒復紙費木災汗牛充棟然究其歸著正如蛙鳴蜩沸靡有窺於半班曾未得其一指師歎曰續佛慧命傳佛心印固自有在安用此喋喋而咕咕夸多鬪靡爲也於是剗其書不傳惟以躬行實履爲諸方表率故屹豎湖濱隱若敵國海內緇素咸望萬峰片地爲濁世之化城而迷塗之覺海奔湊如鶩絡繹如織一見吾師皈禮頂戴畏愛兼抱以爲此古佛再來也如是者二十二

年於茲矣夫此二十二年中天下之禪林法席或毀於兵火或壞於風波或同大慧之嬰難而命如懸絲而吾師法席之盛甲於天下二十二年之久而天下遠近無一間言即極天下抗暴難馴之物不可理蓄者一至吾師之前無不若崩厥角歡喜讚歎而去矣豈非衛道之嚴荷道之重一以躬行實履之所致歟昔人之所爲歎高山仰止者也夫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間文武之道幾墜於地故天篤生尼聖以挽維而振起之意者今竺乾之教似盛而衰亦將有墜地之憂故篤生吾師以挽維而振起之乎余於甲申孟陬從先文靖公入萬峰謁師先文靖命余叩首關前執

弟子禮是時始識師今已十四年矣俯仰十四年世界陵谷一家苑枯懸隔變遷寧異霄壤而吾師之所以勤勤懇懇耳提而面命於枋者固十四年如一日也枋固駑下根器淺劣不能有所自得以傳吾師之弘期然心竊感師之教誨我無已而十四年如一日也丁酉之夏值吾師周甲之慶貧無以爲吾師壽於是畫鄧尉十景復爲文以冠之以稍抒積愫焉客曰吾聞師之壽也天下宰官長者以及都人士女率傾囊倒篋布金輦粟以爲升恒之祝而子獨以區區筆墨爲壽既愧頭目之捐施復異寶瓔之供養子何爲者余曰不然吾師道德高妙正所謂如高山大川者

也固將與鄧尉湖山長存天地之間吾故畫五湖二
堰之汪洋羣峰列岫之峩峩皆所以舉似吾師而爲
形容亦以長存於天地間也豈可以尋常布金輦粟
同日而語乎晉金陵瓦官寺初置朝賢喜施無過十
萬而顧愷之獨以畫維摩一軀施滿百萬然則安知
余之所爲區區筆墨者不侈於布金輦粟哉吾師固
笑而領之也

吳母徐太夫人八十壽序
遐年大耋天之所靳苟一得之爲人倫瑞故無論士
大夫家以及閭巷氓庶其宗族鄉黨率於其人降誕
之辰撫其懿美稱觴致辭以頌禱之以娛樂之此亦

古養老之禮也顧人生享上壽于其所閱百年之內
俯仰身世而無關於國家治亂之數不足觀感世道
之興衰雖有細善又何述焉雖然人生亦渺焉耳以
一身之微而必於其所閱百年之內關國家治亂之
數而又足觀感夫世道之興衰此薦紳先生猶難之
况閨幃之間乎吾故於幼洪給諫母太夫人八十之
壽而重有感也太夫人爲名侍御之女嬪於吳爲贈
公孟登先生之元妃而都諫虛臺公之冢婦也生長
華胄敦詩說禮積習名教故施於家政動合禮則事
尊嫜則孝相夫子則順而教子則慈而能嚴訓備三
遷媿齊七誠積之既厚卒能玉三子於成處爲儒宗

出爲國器此誠青簡之所罕邁而彤管之所未頌者
矣而所尤難者幼洪給諫既成進士司李三衢而太
夫人尤兢兢誨諭之不衰故哀矜折獄率多平反三
衢稱無冤民得之太夫人慈訓爲多甲申之變南都
新建給諫既拾遺瑣闥而其時權奸柄國大興黨禍
染逮名賢給諫遂以言事下黃門北寺獄禍且不測
知者憂懼而太夫人怡然安之顧語左右曰吾之所
以教子正謂有今日也昔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
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母即
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
食不疑以此爲漢名臣又范滂罹黨人之禍既詣獄

其母就與之訣從容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
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史冊至今猶傳頌
之自古賢母之所僅有者太夫人既已兼之矣即南
都再壞遷革喪亂又十六年矣太夫人奉身儉約感
槩大義不以捧檄之喜望其子不以鼎食之養督於
家故給諫兄弟亦能以不失身事親十六年如一日
此又古今賢母之所少也嗟乎太夫人爲侍御之女
都諫之婦在神宗朝正當國家全盛無論矣即其爲
雋不疑母平反色喜時猶及見漢廷之治也迨其爲
滂母而漢祚已移矣至於今所謂絕不言祿與子偕
隱者其時又何如哉故於太夫人之一身俯仰數十

年間而其有關國家治亂之數又足觀感世道之興衰有如此者吾故不辭爲質言之以侑給諫兄弟獻千齡之觴也

朱師母六十壽序

崇禎丁丑歲先文靖公命枋從先師朱夫子遊時即聞師母陶太夫人之賢戊寅而先師攜伯子致一過館舍與枋同學先師家固貧而致一衣履鮮潔雖布素必整好余於時羨致一之有母而自傷失恃言笑之餘未嘗不飲泣也時雖髫年無所知識而已知太夫人之賢聲不爽矣己卯春先師以事畱滯於家不入郡城枋遂負笈執經以從授館師門先師實飲食

教誨之朝斯夕斯凡一湯飲一匕箸無非太夫人之所手調也先生爲一世大儒人倫南國從遊請益者踵趾相躡竟同公超之市而產入束脯都不能給太夫人以十指佐之宅僅數椽紡績機杼操作無停時而室中竟日不聞人聲時余常夜讀書太夫人每令致一兄弟伺余饑飽常膳外必益以果餌酒漿以助其讀書枋感太夫人之視余如子而益羨致一兄弟入受慈母之恩未知何等俯仰感激時時泣下霑襟矣而益稔知太夫人之賢也枋受業先師者五年遂濫登賢書致一亦蜚聲膠序又三年而遘國變先文靖以不辱身殉節止水而先師嬰城固守城破義不

辱亦遂舉身以殉之時爲弘光乙酉枋年二十四致
一止年十九耳致一固少余五歲猶未弱冠也時鋒
燹之餘百事崩壞而崑邑受禍尤烈太夫人既遭大
故失所天而舊業摧毀諸孤林立尚有呱呱懷抱者
風雨漂搖茹荼集蓼太夫人以一身肩之支吾中外
經理廢墜毀者完之廢者復之亂者理之主伯亞旅
田園堂構尋復其故教育致一兄弟以次成立婚嫁
以時閨庭肅穆而又不廢致一兄弟遊學之資交遊
會集歲時伏臘致酒擊鮮飲食衎衎一如先師之存
無改豪髮嗟乎余與致一邁家國之禍同遭君父之
變同余年既加長於致一而受先人之遺又數倍於

致一也顧十六年來伶仃輾轉遂已無家矣而致一
兄弟獨如昔者豈非徒以有太夫人在乎余每見致
一兄弟而自傷鮮民之生不自知其涕之無從也庚
子春爲太夫人設悅之辰致一兄弟將稱觴爲壽太
夫人不許致一兄弟固請而太夫人固不肯曰乙酉
之禍義不圖存若吾在爾父之側亦必從爾父於地
下矣邂逅苟全固不期有今日也而忍以未亾人爲
娛耶遂泣下致一兄弟遂割意不敢言舉觴而徐枋
聞之曰嗟乎吾師母陶太夫人之賢有大過人者三
是將與金石齊壽矣而吾其能無一言乎變革之際
喪亂頻仍即鼎食之家以破巢毀室一廢而不復頓

者多矣太夫人以熒熒嫠婦從瘡痍荆棘中收拾餘
燼不數年而規摹如昔一不可及也一身而任中外
之責兼教養之勤此在丈夫猶難之而太夫人外則
桑土綢繆內則乳哺紡績而訓修義方敦詩說禮以
玉諸子於成二不可及也且古之賢母如截髮丸熊
亦既輝耀千古矣然大都欲其子延致名譽或掇取
科第耳而太夫人則不然致一以象勺之歲名播詞
場咸望一日而致千里乃既遭國變太夫人即令去
經生之籍謝絕當世隱居以教授故致一年未三十
即有處士之目學成行立處乎遺民故老之間若魯
之兩生者於是故家子弟閭里俊秀仰象賢爭先師
之一如昔日之師先師也然則太夫人之感概大義
自致不朽者又豈往昔賢母之所能望哉此三不可
及也今以周甲之慶誼當舉觴而太夫人以大義却
之確不可奪非大過人者能如是乎枋既始終慨羨
致一兄弟而令能真知太夫人之賢故略言太夫人
之與金石齊壽者如此太夫人雖不受觴能無又枋
一言之頌乎

居易堂集卷之六終

